

怀念四爸

朱百强

眨眼，四爸去世两年了。但我还是没有接受这个事实，有时看到手机通讯录中四爸的电话号码，禁不住拨出去。可是，我再也听不到那熟悉、亲切，如同父亲般的声音了。我这才明白，四爸已不在人世，去了一个叫作天堂的地方，心里就会发冷，眼眶涌出泪水。

2022年7月10日凌晨，手机忽然响起来，看是二表弟宝军的，我忙接了，睁开惺忪的眼睛问，咋了？他问我是不是在眉山？称刚才四爸打电话要他妈去周至，估计四爸不行了。我当时在宝鸡，未能一起过去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沙发上抽烟，双眼瞅着窗外，心像有一只手揪着，一阵阵疼痛。

上午9时58分，堂弟朝利在微信里告诉我，他爸于早上8时30分去世了。

这一刻不容抗拒地来了！我顿时有了父亲去世那天的感觉，喉咙里涌出酸楚，却流不出泪来。心里说，四爸，您辛苦了几十年，刚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，就这样走了？您走了，谁替您照顾患病卧床的四妈？您是大劳累，去天堂和父母他们团圆，好好歇息吧！

四爸的身体是4月初出问题的。父亲兄妹5个，三爸去世早，二爸远在新疆，父母去世后，我们牵挂的就是姑妈和四爸了。姑妈家和我们相距也就几里路，我们常能见面，而四爸在百里之外的周至县。虽也就几个小时的行程，但一半半载我们不去了一次，好在如今通信便利，拿起手机就可以听到四爸的声音。四爸说，四妈的病基本稳定，但还需要人照顾。他感觉自己肋骨有些疼，跑了几家医院，正在积极治疗。我安慰他，不会有啥大事，但在服侍好四妈的同时，要注意自己的身体。他笑说，就是要重视起来，生活幸福了，还要多享几年福呢。半月后的一天，我接到宝军电话，称四爸来眉山了，他妈找老中医给四爸开了几服药，吃了效果明显。星期天，我从宝鸡赶回眉山，联系了哥哥、姐姐和弟妹，一块去姑妈家看望四爸。四爸脸色红润，被亲情拥抱，甚是高兴。说姑妈想着法儿给他做饭，精心照料，他心情舒畅，感觉好多了。我们都以为，四爸是长期劳累所致，吃几服中药，将养将养，就会痊愈的，让他在姑妈家多住些日子。四爸连声说，好，好！节日似的团聚，让屋子里充满笑声。

过了几天，四爸放心不下卧床20多年的四妈，就回周至了。四爸有3个孩子，女儿已当了奶奶，大儿子朝亚在山东做生意，小儿子朝利在深圳创业，平日里只有他服侍四妈。我们家有什么事，他常急匆匆打一道就要返回，从不过夜。他说，四妈生活不能自理，离开他不行。

我给四爸打电话。四爸说前段时间感觉吃中药似乎有效果，但肋骨还是疼。他去西安一家医院做检查，结果没出来。后来，朝利接四爸去了深圳，到那边检查。

到深圳后，朝利积极联系医院，预备给他复查，但挂号特别难。我给朝利打电话问情况，朝利说，把父亲接到深圳，就是想去看北京肿瘤医院深圳分院做检查，他的病情每况愈下，身体虚弱，必须等恢复得差不多才行。听到肿瘤二字，我的心发虚，有了不祥的感觉。

6月16日，得知四爸回到周至，我们就去看望了。那天，年近八旬的姑妈率领儿女们，加上我们兄弟姐妹，浩浩荡荡去了周至，为的是让四爸明白，在他病入膏肓之际，有这么多血脉相连的人关心他，也借此让四爸见见平日里见不到的亲人。没想到，四爸脸色蜡黄，骨瘦如柴，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的他见到我们甚是欢喜，可说话有气无力，欲坐也坐不起来，如同一盏即刻熄灭的油灯。我们心情沉重，但都强装笑颜问候他，询问他的生活起居，制造各种话题，用美丽的谎言来安慰他，希望让他高兴起来。可欢乐只是表象，我们彼此心照不宣，四爸的日子不多了。

临走时，四爸让我们带上蜂蜜，并嘱咐儿子每家两瓶。这些年，四爸在照管四妈的同时，养着10多箱蜂。

四爸是入赘到周至县张家的。当上门女婿受气自不必说，好在他为人良善，任劳任怨，硬是维持着一个家，养大了3个儿女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四爸永远奔波在讨生活的路上，不是上山割柴卖草，就是当石匠、养蜂、编筛子，一年到头没有停歇的时候。记得为了给祖父过三周年，他带我去营头铜峪沟割草，我们夜里睡在河边数星星；记得那一年，他用自行车驮筛子到眉县卖，特意给我们每家留一个筛子；记得那年我去西安听课，夜宿四爸家，他凌晨为我做饭，还把仅有的3块钱给我……

关于我和四爸的故事很多，我曾在小说《大戏演到家门口》里对四爸有过描写，所幸四爸生前听孙子读了这篇小说。四爸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我把他留在了文字里。

四爸，您在天堂还好吗？



游走商洛山

张万成

隙透进来，被夜色侵蚀得幽幽弱弱。我努力寻找这鸟鸣是从哪里传来，是窗，是门，还是就在这斗室的某一个角落？

一阵微风吹来，又飘来夹杂着淡淡的花香味，我放眼望去，原来是山坡上的山桃花开了。山桃是秦岭山中常见的植物，每年初春时节开花，花朵由五个纤小的花瓣组成，粉白娇小的花儿密密麻麻爬满枝头，通常一簇又一簇地随意延伸，很是壮观。漫山遍野盛开的山桃花，像少女明丽的眸子，在清风里眨巴眨巴。

那初放的花儿，不骄不傲、不紧不慢，对着阳光浅浅地笑，有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。伸进阳光的花枝，在风中摇曳摇曳去自顾自地陶醉，暖暖的阳光洒满枝头，山桃花对大自然倾心的花语，像一颗颗幸福的种子随风而动，落地生根发芽开花。春风一声唤，百万花仙子随风而舞，那个沉沉昏昏的春天，就被彻头彻尾地唤醒了。

这是秦岭山脉商洛山里的一个小山村。大山用宽阔的胸怀孕育了这块肥沃的土地，这里风景很美。一簇簇绽放的山桃花，如一朵朵飘浮的祥云变幻莫测，悬浮在崖壁或软卧在向阳山坡，或小憩在溪水边，从不同角度释放出优雅的香味，无拘无束坦然地活出了自己喜欢的样子。

此时，商洛山北麓的生灵大多处在昏睡中，山体褐色的底板一夜间被颠覆了，山桃花偷偷地染上了一笔重彩，那粉白的小精灵密密匝匝，一发不可收地蜂拥而至。

“秦岭最美是商洛”，这是带我游览的朋友说的话。

朋友介绍，商洛的美，美在色彩。眼睛是最能享受美的，商洛的色彩四季不同。春天，桃花红梨雪白，每一朵花都开得娇艳；夏天，一眼望去苍翠欲滴；秋天，仿佛是上帝的画笔画出了神奇的五彩斑斓；冬天，雄浑的沧桑间银装素裹。

商洛的旅游景观更是多不胜数。金丝峡、牛背梁、塔云山、熊耳山、龟山、仙娥湖……几乎所有的峡谷、山峰、河流都是当地百姓以其形状命名的。山水如其名，形象灵动。

在商洛人的眼里，山和山长得不一样。他们的想象力被眼前的山水不断激发，也赋予其更多美好的想象和意义。山水之间的城市自是多了几分灵秀，商洛不大，却很精致，精致中又透着大气。水生态治理让城市变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，漫步其中幸福感油然而生。秦岭山水乡村，白墙黛瓦，小桥流水，袅袅炊烟，各有各的形，各有各的美。在这里待两天，就会豁然明白。

现在，商洛山草已青，树已吐芽。家禽开了嗓音也开了胃，畜类换了毛也换了装。麦苗扶摇挺拔，米米蒿开出了黄色的花。商洛山乡村春天的早晨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，那么生机勃勃！

游商洛山的快乐，对每个人感受都是不一样的，关于商洛山，还有更加精彩的地方，其神秘的动物、植物，茶山、桃花，还有那风云变幻的气候，土屋、土菜以及深夜的鸟鸣。

游走商洛山，体验了一曲古韵新意交相辉映的田园牧歌。村庄、民俗与山水间自然演绎的山民情景剧，因是当地山民和我的祖先共同以其火辣辣的激情所展示的，便如烧酒般那么热烈地引诱着我、召唤着我。我目光发亮，心向往之。



到陕西，最惊奇的是秦岭，那是一座神奇而独特的山脉，山却不叫山，叫岭。它北看黄河咆哮，南望长江奔腾。

游走秦岭，从北麓上山，陡峭的山崖看上去怪石嶙峋，植被几乎垂直分布，也就有了“一日看四季，十里不同天”的说法。南坡则山水相映，一派南国景象。秦岭所处的地理环境，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南北气候变化、人文景观、生活习俗等方面的不同，被称为我国南北地理分界线。

秦岭巍峨高大，绵延千余公里。商洛山是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一块乐土，可以说是天然的自然博物馆。

那日清晨，我被一声声鸟鸣唤醒。睁开眼睛，四周充盈着夜色，月光从窗缝

每天起床后，一个人坐在窗前，沏上一杯茶，端起茶杯小啜一口，涩甜满口，心脾顿爽。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仿佛是等待着灵魂瞬间的蜕变，看茶叶在缓缓舒展中，一点点地慢慢释放自身的精华，从坦然走向超然。思绪犹如缥缈的茶雾，似浅唱，如私语，袅袅婷婷。

人生如茶，浓淡由己，甜涩自知。刹那间，手心里的茶，宛如简约的人生，由初始淡淡的幽香，到苦涩到甘甜，再至平和清浅，心如止水，自然流淌。

人生如茶，不会苦一辈子，总会苦一阵子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岁月就像一叶小舟，承载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。然而，岁月的脚步永不停滞，我们既不能搁浅于昨日的低落与失意，也不能停泊于今日的欣喜与满足，每隔一段时日总想盘点或喜或悲的往事，每次盘点都是一次回望与总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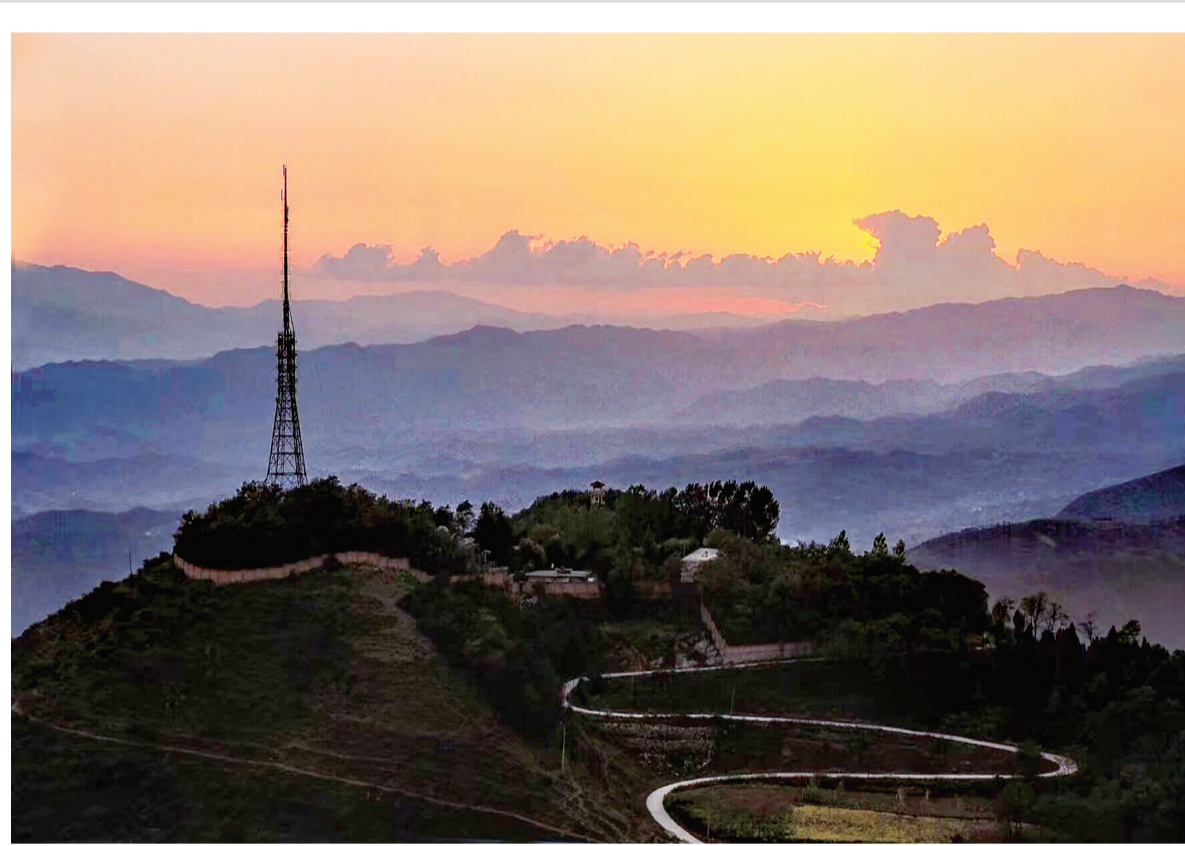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如茶，喝茶喝的是一种心境，借茶净化身心，滤去浮躁，沉淀深思。如果遇到下雨天，泡一杯茶，独坐窗前，看落叶飘零，听雨敲窗根，在氤氲的茶雾中和淡淡的茶香中，品清浅浅淡的苦涩，想浓浓淡淡的心事。轻轻晃动手中的茶杯，看淡绿色的茶叶簇拥着，沉沉浮浮，变换着不同的位置，试图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最佳平衡点。

如果是月明星稀的夜晚，泡一杯茶，望月饮茶，想起李白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，把杯中的茶当酒来喝，“俱怀逸兴壮思飞，欲上青天揽明月”，呷一小口茶，任苦涩在舌间荡漾开来，充盈齿颊。深吸一口气，余香满唇，在肺腑间蔓延开来，人仿佛也醉了，朦胧中与李白隔空对话。

我喜欢喝绿茶，喜欢观其形，品其味，更喜欢在茶的淡香陪伴下，以淡然的心境面对人生中的风风雨雨。

茶韵

陈仓本



商洛山

(总第2618期)

刊头摄影 刘发善

书中自有清风来

桑明庆

窗外是炎炎夏日，屋内，我手握一卷诗文，心里倒是感觉清凉舒服，真像一位朋友说的那样“书中自有清风来”。

今年夏季，我偏爱于丹凤县几位作家的作品，连续读了他们几部散文集，其中有文学大家贾平凹的《自在独行》，有远洲的《人生四记》，有从事矿山爆破工作16年的矿工诗人陈年喜的《一地霜白》。

细读这几部散文集，感觉到贾平凹的散文语言朴实，情感细腻，具有哲理，幽默讽刺。远洲的散文朴实无华，接地气十足，情感真挚。陈年喜的散文苍凉厚重，乡愁浓烈。尽管他们的手法不同，风格各异，但都能在他们的作品里，体会到清风徐徐吹来舒服的感觉。这不能不说是夏季里最好的礼物。

贾平凹在《读诗能耐热》中，记述了他与一位诗人之间的友谊，他在结尾处写道：“胡适说过，读书可以忘掉打麻将，打麻将可以忘掉读书。我就在这个夏天慢慢地读这一卷诗稿竟忘记了炎热。现我把诗稿托带给你，若你真能读进去，与我同感，也祛了燥热，就请掷一纸过来，咱们商量着，能否帮她把这卷诗卷交给某家出版社出版。这虽不是她的意思，但天地间既然有了这卷诗稿，何不让更多人读到呢？阅读的如莲喜悦现在可是那么地少了。”我读的尽管不是那卷诗稿而是散文，同样让我能够忘记燥热，忘记“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”的感觉，一缕清风，从墨香的书页缝隙里飘然而至，这风清气爽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。贾先生在《好读书》中赞美读书的好处：“能好读书必有读书的好，譬如能识天地之大，能晓人生之难，有自知之明，有预料之先，不畏苦而悲，不受宠而欢，寂寞时不寂寞，孤单时不孤单，所以绝权欲，弃浮华，潇洒观，于尘嚣尘世而自尊自重自强自立不卑不亢不俗不谄。这是真真切切的，一卷经书可以让你远离浮躁，可以辨别是非，可以洞察红尘，可以仰望星空。我想有了这样一个精神世界，有了这样一种情怀，再炎热的日子，即使是烈火熊熊的火焰山，也没有畏惧的感觉。”

远洲的散文集《人生四记》，用清新淡雅之风，记录了他的“记人”“记事”“记游”“记言”。他的“记游”一章，让人们感受到桃花芳香之风、家乡山水旖旎之风。如《丹凤有个银洞峡》、奇石、怪松、峡谷、瀑布、溪流、飞鸟、游鱼等等，无不像是一个个鲜活

的文字，跳动在他的文章之中，让人看得心旷神怡。这样的文字就像一缕缕清凉之风扑面而来，饮咽这清风让人有陶醉的感觉。远洲在文章中写道：“其实，对有心人来说，每一次出游都不仅仅是为了游山玩水，每一座山都是一部鲜活的书，每一条水流也都有它的灵性内涵，所以有古人说要读山读书，所谓‘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’吧。银洞峡也是一卷书，我这次也只是泛泛地读了一遍，要真正读懂读深，我想还是要再读两遍三遍的。”是的，每一次阅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，读三遍五遍，方能让你进一步品味到，这四面通透之风的清新与甘爽。

矿工诗人陈年喜，用一颗苍茫之心收获一地霜白。这霜白是纯净的，是晶莹的，是美妙的。他在矿山的日子里，除了在百米深处爆破外，便是读书写诗，他把书的馨香与清风，把炸药的裂变与轰鸣写进了诗篇之中，于是他的诗篇里便有了馨香的清风，有了炸药的轰鸣之声。这馨香、清风，这炸药的轰鸣之声，随着陈年喜的脚步，传遍了大半个中国，甚至传到美国哈佛大学的课堂之中。

陈年喜在他的《我的阅读简史》写道：“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到二〇〇〇年间，我生活的农村世界封闭而沉寂，两省三县夹角地带的山乡是一个独立隔离的世界。因为

通道狭窄，国门洞开涌入的思想、文化与文学热潮离这里还十分遥远。这时候，我开始写诗。阅读的资源仅有村里订阅的《陕西日报》《陕西人口报》等，好在这些报纸的副刊上总开辟有文学诗歌园地。”在封闭的山区，能读到一两份报纸也算幸运之事。那报纸犹如洞开的一扇窗口，将缕缕清风吹到了陈年喜的面前，吹进了他的内心，于是让他心里有了更大的世界。正是有了这股清风，坚定了陈年喜创作的信心。陈年喜在文章里还写道：“网络为我们打开了无限的世界，我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电子书。它是摸不着的，又是最真实的。它包罗万象，宽阔无岸，只要你手里的电子设备一直在。几年时间下来，我的微信读书电子书架已满满当当，读过的书大概有《穿越百年中东》《混沌世界》《江城》《温故一九四二》《去海拉尔》《印度：受伤的文明》等100多部。”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100多部书，便是100多个洞开的窗口，便有阵阵清风吹来。我想这阵阵清风，一定会伴随着这个痴迷的读书人走得更快更远。

窗外依旧炎热难耐，树上的小鸟都归巢休息了，枝头安静了许多，只有那不知疲倦的知了还在歌唱。屋内，书籍的车马携带着缕缕清风，载着我远行到天涯海角或者伴我回到家乡。

梯子

寒梅飞雪

打开自己。在朦胧的雾雨中
站成不屈的姿势
梦在沉淀，心头的诗句也在沉淀
头顶有风，心里有潮湿的雨

站在母亲坟头，让回忆在深处漫溯
血液在身体里涌动
云端飘香的日子，随母亲埋在土里
只留下影子

晴空下，提起胸膛
明天在前方不断生长出希望
淘沥过后的日子，读雨听风
走过的每一步，都是向上的梯子
初心，慢慢绽放

诗潮



今年夏季，我偏爱于丹凤县几位作家的作品，连续读了他们几部散文集，其中有文学大家贾平凹的《自在独行》，有远洲的《人生四记》，有从事矿山爆破工作16年的矿工诗人陈年喜的《一地霜白》。